

明史研究專刊

第二期



第二期

明史研究專刊

明史研究小組印行

明史研究專刊（第二期）目錄

論 著

南明史地位與研究意義	周家安	一
明初的察舉（一三六八—一三九八）	林麗月	四三
明初的科技及其沒落	陳進傳	六五
明代漁戶與養殖事業	吳智和	一〇九

評 介

明代的國子監生（林麗月著）	吳智和	一六五
明代的審判制度（楊雪峯著）	吳智和	一七〇
石濤原濟禪師行實考（比丘·明復著）	吳智和	一七五
重拂人間塵土——介紹孫述宇「金瓶梅的藝術」	吳智和	一八〇

目

錄

一

論著簡介

美國「明史研究」	陳進傳	一八五
日本「明代史研究」		一八九
明代中央政治制度（楊樹藩著）		一九二
明清人物與掌故（莊練著）		一九三
柳如是事考（周法高著）		一九四
笑談西遊記（姚詠琴著）		一九五
中國歷代思想家（邱德修等著）		一九六
中國歷代陵寢考略（謝敏聰著）		一九八

附 錄

明史研究碩士論文提要		二〇〇
學人與明史研究		二〇八
明史學界動態		二二二
明史研究專著、論文分類索引——民國六十七（一九七八）一月至十二月	吳智和	二二四

Journal of Ming Studies

No. 2

September, 1979

CONTENTS

ARTICLES

-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
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Chia-an Chow 1
-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(ch'a chu) in the
Early Ming Dynasty Li-yueh Lin 43
- The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Scientific
Technology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... Chin-ch'uan Ch'en 65
- The Fishery Families and Their Fish-raising
Business in the Ming Dynasty Chih-ho Wu 109

BOOK REVIEWS

- 1) Kuo-tze-chien's Students in the Ming Dynasty
by Li-yueh Lin Chih-ho Wu 165
- 2) The Judicatory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
by Sheh-fung Yang Chih-ho Wu 170
- 3) On the Biography of Shih T'ao
by Ming Fu Chih-ho Wu 175
- 4) To Brush the Dust Again-- An Introduction to
the Art of "Chin Pin Mei" by Shu-yu Sun Yu Fang 180
- 5) Ming Studies in U. S. A. Chin-ch'uan Ch'en 186
- 6) Ming Studies in Japan 189
- 7) The Central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
by Shu-fan Yang 192
- 8) Some Figures & Anecdotes in the Ming-Ch'ing Period
by Lien Chuang 193
- 9) A Biography of Liu Ju-shih
by Fa-kao Chow 194
- 10) Rambling Talk on "Hsi Yu Chi" (The Monkey)
by Yung-erh Yao 195
- 11) Chinese Thinkers
by Teh-shiu Ch'iu 196
- 12) Imperial Tombs in China
by Min-ch'ung Shieh 198

APPENDIXES

- M. A. Thesis Abstracts of Ming Studies 200
- Scholars and Ming Studies 208
- Academic Activities 212
-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Monographs and Essays Concerning
Ming Studies in Chinese (Jan. 1978-Dec. 1978).....Chih-ho Wu 214

Published by Chih-ho Wu

Hwa Kang, Yang Ming Shan, Taipei

Republic of China

南明史地位與研究意義

周家安

一、引 論

「南明」一詞，創用於清朝中葉之錢綺，¹一般是指崇禎之後的弘光、魯監國、隆武、永曆諸朝，但明史及清史稿却並未畀予南明這段歷史應有之地位，甚且反加割裂、隱諱、歪曲，更藉文字獄橫施威嚇，迫至士大夫噤口不敢談史，遂使南明史被輕忽埋沒達百年之久，流風所及，乃有人對南明應否自成段落，進而獨立成史，頗致懷疑。筆者以為輕忽已是不該，懷疑更屬荒謬，請析言於後：

一者，章炳麟曰：「夫癡夷者惡燧鏡，僞曲者惡纒繩，將掩其咎，必憎其表，事之理矣」，² 滿人爲掩沒奪我中原之不正，³ 並鑑於南明臣民反清意識之激烈持久，懲前毖後，遂如錢穆所言：「要滅亡一個國家，要先滅亡他們的歷史，要改造一個民族，也定要改造他們的歷史」，⁴ 因對南明史實，乃蓄意輕忽禁燬（詳後），即有一二記載，也是揚彼抑我，語焉不詳。於今清朝早成明日黃花，我們豈可仍沿滿人舊誤乎？

二者，復查南明遺民，皆「以順治時，閩粵一帶尚非清廷所有，統紀明之曆數，自洪武元年（戊申至永曆十六年壬寅（西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六二）），凡享國二百九十六年，而後以康熙元年（

一六六二）繼之，如薛氏宋元通鑑，以庚辰之歲（一二八〇）爲宋，而元繼之之例」，⁵也就是主張在康熙元年以前，歷史之正統應在明而非在清。吾人豈可但知清人立場，而不顧明人觀點？

三者，一般人之印象，多認爲南明諸帝除安宗（即福王）外，⁶餘皆「遁跡閩滇，苟延殘喘，不復成其爲國，正與宋末昞、昞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」，⁷此係浮光掠影之見，筆者按諸史實，撤開安宗時期不論，南明尙得三次機會，大有匪復長江流域之趨勢：永曆二、三年（清順治五、六年，一六四八、四九），明叛將金聲桓、李成棟、姜瓖等反正，斯時昭宗（即桂王）擁有兩廣、湖、湘、江西、川東、雲、貴等七、八省的地方；⁸永曆六年（清順治九年，一六五二），流寇孫可望、李定國等反正，分兵三路，進攻清軍，其中尤以李定國一路，「轉戰于湖湘一帶，殲滅了清朝數十萬軍隊，殺死了清朝兩個有名的王爵——孔有德和尼堪，使清朝十分震懼，（中略）由于李定國將軍的英勇善戰，用閃電式的戰術大敗清軍，收復西南的失地，建立破敵的奇功，明末大儒黃宗羲評論這次的成績，他說道：『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，兩蹶名王，天下震動，此自萬曆戊午（一六一八）以來所未有也！』這種說法，是有事實的根據，並不是誇大其辭的」；⁸張煌言、鄭成功各曾由海道北伐六次與二次，兩人合軍北伐則有永曆十二、十三年（清順治十五、十六年，一六五八、五九）兩次，「成爲清廷在南方統治最大的威脅」，⁸尤其永曆十三年最後這次北伐，明軍一路勢如破竹，直抵南京城下，兵威之盛，「不獨大江南北爲之震動，就是遠在北京的清朝政府，聽到這個驚人的消息，也爲之動搖，甚至要東遷了」。⁸由上所述，即可明白若把

南明諸帝擬諸宋末之帝昞、帝昺，未免不倫。

四者，臺灣之開拓發展、歸我控制，實肇基於南明時代，今人周憲文說得好：「本（臺灣文獻）幾刊原嚴格以臺灣爲範圍，後來因爲臺灣的歷史與南明不可分割，所以逐漸擴及南明史料」，嚴格而論，沒有南明，即無臺灣，但是何以獨有連橫之「臺灣通史」煌煌鉅著，而南明史反倒付諸闕如？

五者，吾人對史實之價值的審定，與夫取舍的標準，端視其對後世的影響程度如何。換言之，影響後世愈大的史實，愈值得吾人重視。由此以言南明這段歷史，確有其特殊地位及深遠影響（詳正文），絕不應將之摒棄於正史之外。

次論南明的起迄年代。南明始於崇禎十七年（一六四四）毅宗之自縊，一般均無疑義，獨其滅亡年代，則有五種算法，10筆者主張應以永曆三十七年（清康熙二十二年，一六八三）臺灣鄭克塽降，爲南明結束之年。蓋從正朔上言，永曆十六年（一六六一）起，昭宗雖已被弑，然其「永曆」年號仍在南明的海外基地——臺灣島上，堂堂正正繼續沿用了二十年，故黃宗羲讚之曰：「自緬甸蒙塵以後，中原之統絕矣。而鄭氏以一旅存故國衣冠于海島，稱其正朔。在昔有之：周厲王失國，宣王未立，周召二相行政，號曰共和。共和十四年，上不係于厲王，下不係于宣王，後之君子，未嘗謂周之統絕也。以此爲例，鄭氏不可謂徒然」；11次從種族上言，南明乃是一個漢人政權與滿人政權相對抗的大時代，漢人政權直至永曆三十七年方被真正摧毀；再從疆域上言，臺

灣入於清手，近代中國的東南疆域才告確定。

二、南明在國史上的地位

(一) 儒家人格的實踐

南明最爲璀璨動人的一面，厥爲實踐儒家理想的人格，已在當時蔚爲風氣，此則三百年後的今天，猶爲世人所驚嘆不置者。即連清初諸帝，對此輩締造南明的英烈人物，也不禁備亟讚譽，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）十一月初十日上諭，有言：「而事後平情而論，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，即自盡以全名節，其心亦並可矜憐。雖福王（安宗）不過倉猝偏安，唐（紹宗）、桂（昭宗）二王並且流離竄跡，已不復成其爲國，而諸人茹苦相從，捨生取義，各能忠於所事，豈可令其湮沒不彰？自宜稽考史書，一體旌諡。其或諸生草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，議諡固難於概及，亦當令俎豆其鄉，以昭軫慰」，¹² 不僅此也，乾隆甚至認爲「夫以明季死事諸臣多至如許，迥非漢、唐、宋所可及」，¹³ 誠如乾隆所言，南宋末季文天祥諸君雖也可欽可佩，然猶不及南明人物之動人心魄焉。蓋南明之局勢大開大合，波瀾壯闊，其處境較諸南宋險惡多多，所謂「上無東晉之強，下無南宋之久」是也；¹⁴ 然也因世變日亟，成功乃大，今舉黃宗羲對文天祥與張煌言二公之評論可知：「文山（文天祥）鎮江遁後，馳驅不過三載，公（煌言）丙戌航海，

甲辰就執，三度闖關，四入長江，兩遭覆沒，首尾十有九年，文山經營者，不過闖廣一隅，公提孤軍，虛喝中原而下之，是公之所處爲益難矣」。¹⁵

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，勿論政治如何嬗變，產業如何發展，外力如何侵入，各家各派的學說如何紛爭與起伏，而中國民族思想，自西周以至最近二十年前，總是以儒家思想爲中心；所以他們所表現的性格或淺或深，大半是受過了儒家學說的幾番洗禮無可疑的」；¹⁶吾人縱覽古今，則可發現，南明實是一個普及而深入的實踐儒家理想人格的傑出時代。現從普及與深入兩方面申論之。

(1)普及方面 清朝之所以能定鼎中原，主要原因，是有一批崇禎時代留下來的敗類，甘爲滿人鷹犬，此固世人所熟知者，¹⁷但瑕疵雖多，仍不足以掩瑜之美。反觀南明，可知其之所以能此仆彼起，賡續奮鬪達四十年之久者，實是「一、由于外族入侵，各地人民包括各階級各階層的人士，都參加了抗清戰爭（中略）二、南明政權之所以能够建立，無疑地是由于人民羣衆的支持。（中略）例如大江南北各地義師的興起，就出現了魯王和隆武帝政權；荆襄十三家軍和廣東義師的興起，就穩定了永曆帝的動盪政局」，¹⁸錢穆亦言：「明末讀書人首先反抗清兵，參加復興運動，儒生中年輕者，多投入此一運動中，（中略）若收集統計之，可謂是文化上一絕大驚人的反抗運動」。以上謝、錢二氏之認識，吾人可用統計數字加以印證；今據「南疆釋史卹諡考」統計，有名有姓得以入祠血食之職官有四七六人，士民有二六五人，合計七四一人，而附祠及不可

考者何止倍蓰，然皆不與焉。²⁰ 由此可見南明之抗清，就其形式而言，是一種地不分東西西南北，人不分男女老幼的全民活動。就其本質而言，它具有民族鬭爭與文化鬭爭的雙重意義，與前朝各代之爭戰有所不同。或問此中差異何以形成？蓋吾國自唐以來，已由貴族階層之文化漸次擴大為平民階層之文化，²¹ 至明末更發展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地步；嗣受滿清入關後之「用夷變夏」、下雉髮易服之令、要在每個漢人身上加上屈辱投降之標誌的刺激，故展現出如錢穆所言：「就此層（因社會文化之傳播，導出反抗異族的意識）言，北宋不如南宋，南宋不如明末」之現象，²² 此因一個民族愈具有深厚普及的文化，愈能為其傳統理想與原則而犧牲而奮鬥。南明之能存在，正是儒家理想人格普遍實踐之效驗也。

(2) 深入方面 經過兩千年的薰陶浸漬，儒家的倫理規範，早已成為中國人人格的主要部分，並曾在南明四十年間，得以充份而普遍的表露，甚且有取代宗教的趨勢，如當時有人往往抱孔子木主自焚，或入明倫堂自殺而死，此與羅馬帝國初年，殉道而甘的基督徒相較，毫不遜色。這一事實告訴我們，儒家學說絕非是僵死的理想，實在也能鮮活地實踐。茲將儒家理想的人格分項敘述，舉例說明。

甲、捨身取義——孟子曰：「生，亦我所欲也，義，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身而取義者也」；舍生取義的例子，在南明時代真是俯拾皆是，如隆武元年（清順治三年，一六四六）王興起兵於廣東恩平，以文安村為根據地，仍明衣冠，負固拒降，頑抗至永曆十八年（清康熙

三年，一六六四）以昭宗已崩，絕望，對招降者曰：「興不能回天，命也，死而有靈，藉子以『大明虎賁將軍王興之墓』作十字碑，則幸矣」，遂自焚，其衆願降者，軍前聽用，然浮海去者蓋大半焉。²³

乙、盡其在我——司馬牛問君子，子曰：「君子不憂不懼。」曰：「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」子曰：「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」；偉哉孔子之言，夫惟能盡其在我，乃能內省不疚，內省而不疚自然不憂不懼。觀南明志士仁人「不惜九死一生，以圖再造，及事不成，雖浮海入山，而回天之志終不稍衰，迄於國亡已數十年，呼號奔走，逐墜日以終其身，至老死不衰」²⁴此正「知其不可而爲之」、亦即盡其在我之寫照。及至失敗，乃能心安理得的面對陷絕胸之結局，如陳函輝絕命詩：「生爲大明之臣，死爲大明之鬼，笑指白雲深處，蕭然一無所累」；²⁵而張煌言臨刑之際的心境，更是令人低徊不已：（煌言）九月七日赴市，見鳳凰山，曰：「大好山色。」挺立受刃。²⁶

丙、有爲有守——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，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」；南明多狂狷之士，如張煌言、鄭成功、史可法等輩，類皆一時狂勇有爲之士也，紙衣翁、采薇子、畫網巾諸人，類皆一時狷弱有守之士也。又有同時兼具儒、俠、隱之儒家理想的三重人格者，²⁷如顧炎武、黃宗羲、孫奇逢等是。南明人物繁多，角色齊全，故能精采感人，誦讀之際，往往忽歌忽泣而不自覺也。

末附寓言一則：「昔有鸚鵡，飛集陀山。山中大火，鸚鵡遙見，入水濡羽，飛而灑之。天神言：爾雖有志意，何足云也？對曰：管僑居是山，不忍見耳」，²⁸ 南明諸英烈之可尊可佩可愛之處，正因他們具有「濡羽救火」的精神。

(二) 務實學風的確立

南明諸儒博大精深之學問，實為我國學術思想界的一大寶藏。梁啟超嘗譽之曰：「故吾欲推當時學派，為秦漢以來二千年空前之組織，殆不為過」，²⁹ 錢穆亦對「這一時期的儒風最為嚮往和崇拜」。³⁰ 關於南明諸儒學術的特殊成就今且不論，專談本期學風產生的背景、特色、及影響。

(1) 背景 綜合各家的說法，³¹ 南明務實學風產生的背景，析為下列八項：

甲、宋明理學之反動——孔孟聖人之道包括三方面，一是講「體」（即天命人性之學），一是講「用」（即經世濟民之學），一是講「文」（即考據文獻之學），三者相輔而成，唯自北宋范（仲淹）王（安石）變法失敗後，南宋儒學始偏重於「體」的方面，至明代王（陽明）學出而發展到最高峯，「用」、「文」之道則遭受漠視，且王學末流落入空疏放蕩之狂禪，因有明末東林學派避虛歸實的反動，主張實行實學，漸次放棄主觀的自主自決，重拾客觀的聖賢經典。

乙、探索自然之反動——明季出現兩位科學家，徐宏祖與宋應星，寫下了「徐霞客遊記」與

「天工開物」兩部奇書，這是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，代表着踏實徵驗的精神。

丙、復古文風之提倡——明代弘治、嘉靖間，有前後七子李夢陽等之昌言復古，規摹秦漢，使學者無讀唐以後書，李攀龍輩繼之，其風彌甚。然欲作秦漢之文，必先能讀古書，欲讀古書，必先能識古字，於是說文之學興焉；如楊慎、趙宦光之著有關於古音、字學之書甚多，其後陳第作「毛詩古音考」、「屈宋古音考」，「四庫提要」稱其列舉本證、旁證，「鈎稽參驗，本末秩然」，「言必有徵，典必探本」，實開後代古音學之先河。

丁、藏刻書之風漸盛——明人原不喜讀書而好講學，但到萬曆末年，發生反動，藏書刻書之風漸盛，如天一閣范氏、絳雲樓錢氏、傳是樓徐氏、汲古閣毛氏等等皆係藏刻名家，古籍流傳既廣，爲南明諸儒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戊、淨土教派之提倡——宋元明三朝禪宗發達，及至明季有蓮池、憨山、蕩益三位大師，出而提倡淨土宗，從極平實的地方，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功夫，並深研學理，一反禪宗束書不觀之習。

己、西洋學術之輸入——自萬曆末年至天啓、崇禎間，有「耶穌會」教士利瑪竇等，先後東來，輸入西學不下百數十種，這是我國與西洋學術，第二次大規模的接觸，頗使學界空氣爲之一變。

庚、明末局勢之靡爛——明末無論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士習均已靡爛不堪，終至舉數千年之

禹域，魚爛以奉他族，創鉅痛深，故凡瑰奇絕特具有血性之君子，咸惕然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，深覺講求實際應用的學問之不容已。

辛、南明諸儒之處境——南明諸儒若生逢治世，以其才學，必將有所藉手，著之實施，則無暇以學鳴，而其學之深造，必不逮是。願以亡國遺民，義不可立於異族朝廷，其所懷抱，乃不得不盡假諸竹帛，以備將來我漢族復興之用。又彼輩往往奔走國難，各間關數十年，於一切政俗利病，皆得之於目擊身驗，以視足不出戶而空談天下事者，與夫擁旄節以問民疾苦者，相去遠矣。

(2)特色 由前述背景，可知南明會形成務實的學風，乃必然之結果。今再綜合各家論點，32
來說明南明學風的四大特色。

甲、篤實踐履——南明諸儒之學，其功夫皆在博學，而學必見之躬行；蓋諸儒之學雖不必同，而其以讀書講學爲立身行己之基則一。其專務讀書，不知治身者，且以玩物喪志譏之。非僅此也，南明諸儒往往還有尙武任俠之風，或擅技擊，或參兵戎，進則慷慨激越，敢與干戈，退則遁世苦隱，數十年如一日，確已實踐儒、俠、隱三位一體之儒家理想人格也。

乙、經世致用——明朝覆亡，原因固多，然士大夫太偏重心性之學、八股之術，亦爲一大關鍵；懲前毖後，故南明諸儒，其人雖隱淪不出，但仍在講求治國平天下、經綸世業之學，其學極端積極，冀於學術上另闢天地，重待來日之光明。吾人讀顧炎武「又與楊雪臣書」即可窺知：「向者日知錄之刻，謬承許可。比來學業稍進，亦多刊改，意在撥亂滌污，法古用夏，啓多聞於來

學，待一治於後王」。我國學術史上之經世致用學風，以南明最爲傑出。

丙、懷疑考證——閻若璩之疑「古文」，胡渭、黃宗羲、黃宗炎之疑「圖書」，毛奇齡之疑「周禮」、「儀禮」，王船山之疑「五行生克」，聲氣所被，大開學者疑經之風，試遍觀南明之著述，皆多少帶有懷疑之精神；因懷疑而重考據，而重科學實證，故梁啓超指出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流是「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」。

丁、夷夏之防——從民族文化興衰的角度來看，南明確是一個大危機大憂患的時代，滿人凌迫漢族之手段固最陰毒，然漢族民族意識之高張，則更是前所未有的。南明嚴夷夏之防有三途：一曰肉搏，二曰筆斥，三曰結社，結社部分詳另節。肉搏者，如江陰、嘉定之壯烈抗清是也。筆斥者，訴諸筆墨以排拒是也；南明諸儒遺作中，在在可見此等意識之流露，如顧炎武分辨亡國亡天下之語，固已耳熟能詳，而「可禪、可繼、可革，而不可使異類間之」的王船山，則更是最強調民族主義的學者。

南明學風分而析之，有四大特色，合而言之，則可用「務實」二字以概括焉。

(3) 影響 南明學風不但大有特色，而且影響深遠，至今猶被其澤。今復據各家觀點，33 分五項敘述：

甲、考據之學——清儒經學，遠軼元明，其考訂名物制度，且度越唐宋諸儒；其最精者，首推小學（聲音訓詁文字之學），其治學方法最可稱誦者，厥爲徵實，此等成就實導源於南明，尤

以提倡「讀九經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」之顧炎武，可算是清學始祖，其「音學五書」，則爲典範之作。

乙、浙東史學——浙東人研史之風，元明之世，本不甚盛，至南明黃宗羲出，倡言治史，傳其學於萬斯同，繼起者又有全祖望、章學誠、邵晉涵，皆以浙東人而爲史學名家，於是浙東多治史之士，清代之史學隱然被浙東所獨擅。

丙、常州學派——南明諸儒經世致用之學，雖因滿清之箝制，以致及身而絕，但至嘉慶、道光間又因緣復興，首倡者爲常州學派之龔自珍、魏源，他們想在乾隆、嘉慶間考證學的基礎上，重建南明經世致用之學；這種思潮發展到清末而大盛。若溯其源頭，誠如梁啓超之言，正「是殘明遺老思想之復活」。

丁、水戶學派——自古迄今，確能徹底做到不食周粟者，屈指可數，而南明朱之瑜尤屬特出。先生亡命日本，教誨日本士大夫，使之嫻習中國經史禮樂名物制度，開闢日本文明之機，啓導水戶學派之創立，一發而爲日本史之勒成，再發而爲水戶藩之改革，終則導致明治之維新，扭轉日本國運。此眞千古奇人千古奇事也。

戊、革命排滿——辛亥革命之成功，吾人皆知係民族精神發揚之結果，實開數千年中國未有之變局；然此運動之發生，則有兩大淵源：一曰西洋思想之輸入，此點不論。另一曰吾國固有種族觀念之膨脹，這個觀念則早已濫觴於二百六十年前，其間伏流奔莽，隱顯無定，至於清末，乃